

提高办刊质量 促进文化交流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综述



黑龙江省朝鲜族作家创作委员会会长李洪奎说,《民族文学》是黑龙江朝鲜族作家了解中国文坛的重要窗口,朝鲜文版的创刊,使他们能够更加集中和方便地深入了解和学习国内最新创作动向和创作成果。同时,有了国家级朝鲜文原创作品发表的园地,也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母语作家的创作热情。《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已经刊登了黑龙江朝鲜族作家的母语原创作品,并已经有6位作家、翻译家发表了汉译朝作品。相对母语创作和汉译朝翻译,目前的汉语创作和朝译汉翻译非常薄弱。而这次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给大家创造了学习和交流的难得机会。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交流,我们专门召开了翻译分科会议,集中翻译了黑龙江朝鲜族作家的一些优秀作品。相信通过这次改稿班的学习和交流,作家、翻译家在今后的创作和翻译中会有更大的提升。

在评论家牛玉秋看来,当前维护民族文化的存在已经成为当前摆在每一个民族作家面前的迫切任务。要维护民族文化的存在,少数民族作家首先要增强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自觉性。第二要坚持母语写作,因为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作家在坚持母语写作的过程当中,自然会得到很多民族文化方面的裨益,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会得到一定的实现。第三要重视翻译。第四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朝鲜族是跨境民族,在文化交流上是具有先天优势的。这也是《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对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朝鲜语室副主任安贤浩则结合审读稿件的实际,建议加强翻译人才的培养,以促进朝鲜族

文学的更好发展。他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朝文室负责《民族文学》朝鲜文版的翻译审读工作。局里高度重视《民族文学》朝鲜文版的相关工作,真正当成“自家的事”,在具体的译审工作中高标准严要求,倾注了最大的心力和努力。但目前仍存在翻译人才不足、翻译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延边作协副主席于曜东表示,《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刊以来受到了朝鲜族作家和读者的广泛欢迎和赞誉,它为母语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各民族文化及风土人情的窗口。同时,《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在树立国家文化形象、体现民族宗教政策、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以及沟通中朝、中韩人民情感等诸多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文学》近几年坚持举办的改稿班活动,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影响很大。改稿班对于作家、翻译家的成长很有帮助。延边作协拥有一大批长年用母语创作的优秀作家,请他们来完成文学作品的汉译朝工作优势很大。作家参与文学翻译,对原著作家的创作心态、情感、风格的把握应该更恰当、更准确,建议《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在翻译工作中也能够注意充分发掘那些用母语创作的作品。

《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就具体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交流,他认为,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需要一种回归常识的努力。生活转化为文学,作家需要有虚构的能力、想象的能力,但是描写真实也是需要的能力。作家在写东西的时候,需要具备最基本的生活的知识,但相当一部分作家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吸纳能力和表现能力其实是有所欠缺

的。另外,对少数民族作家而言,还需要有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进行选材、取舍、虚构、融会、发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朝鲜语部译审金勋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谈到了创作灵感的问题。他说,获得创作灵感的必要因素就是对生活实践和事物的不断思考。这就需要作家具有自己的使命感。作家的使命感是怀有对人类的爱之心,去描写自己生活的时代。韩国小说家赵廷来曾说过,小说家和默默地在田里耕地的农夫是一样的。的确,虽然农夫在默默地耕种地,但是他们在梦想着秋天。作家也如同农夫一样,在创作的世界里梦想着收获的季节。

评论家兴安呼吁,应该关注朝鲜族青年作家的成长。他谈到,包括朝鲜族在内的整个少数民族“70后”作家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队伍。比如朝鲜族的金仁顺、土家族的田耳、蒙古族的海勒根那、藏族的尼玛潘多……这一批作家的创作越来越贴近现实发展的进程,但始终注意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他以尼玛潘多的小说《城市的门》为例,谈到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对现实题材的准确把握。

《广西民族报》社长蒙鹏飞谈到,壮族作家跟朝鲜族作家一样,用母语进行写作的越来越多。民间的壮文网站尤为活跃,壮文文学蓬勃绽放,由此推动了社会各界对壮文文学越来越多的支持。目前,在广西有多家出版机构愿意承担壮文文学的出版任务。母语创作的坚守,越来越赢得支持和尊重。广西作协与泰国、越南等国的作协近期相继开展了一系列文学交流合作。2010年,广西作协与泰国作协合作,编选、翻译、出版了中泰当代文学作品选《同一条河流》,选编了15位广西当代作家和15位泰国作家的小说、诗歌作品,出版了中、泰文版。因为山水相连的缘故,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交往非常密切和广泛。中国最新的文学作品,几乎都在越南得到同步翻译和出版。广西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可以说,民族文学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种开放的结构,需要多种民族元素来促进繁荣。

《民族文学》事业发展部主任赵曼彪认为,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综合性浓缩物。中国的朝鲜族和韩国是同一个民族并使用同一种语言。《民族文学》创办了朝鲜文版,是为了让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透过这扇窗户相互学习。《民族文学》朝文版今年第4期刊载了韩国作家作品专辑,无疑这是现在中韩文学交流会的前奏。民族是多样化的,文学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文学要表达人性,我们要以文学的形式反映人民的生活状态,这也是推动中韩文学共同繁荣的一个切入点。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朝鲜语室翻译金善女表示,在人心浮躁的当下,《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坚持向读者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精神意义。可以与很多翻译界的老师、前辈一起做这样的工作,让其感到很自豪。金善女还谈到了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作品中的俗语、成语要表达人性,我们希望《民族文学》朝鲜文版能够推向更大的市场,比如网络平台。

(徐海玉)

发言摘录

繁荣朝鲜族文学的重要园地

□南京前朝鲜族文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作为《民族文学》5个少数民族文字版之一,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朝鲜族文学发展的重视和关怀。目前的《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具有选刊性质,在形式上很新颖,在内容上也有着权威性。这不能不使广大朝鲜族读者欢欣鼓舞。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它是汇集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作品的文学园地。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中国国土面积60%的边疆地区。一个可喜的现象是,现在这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秀作家。56个民族作家编织着中国文学百花园,万紫千红,光彩夺目,而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亮点。可以说,《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百花园的一个缩影。我想,朝鲜族读者看了藏族作家益希单增的小说《向南还是向东》、藏族女作家尼玛潘多的小说《协嘎尔村的央宗》、维吾尔族作家克然木·依沙克的散文《伤色的记忆》、维吾尔族女作家帕蒂古丽的散文《横仿者的生活》等各民族作家的作品,都将会被其魅力所吸引。

二、它是汇集中国各报刊优秀之作的文学园地。《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刊登的作品,除了选载《民族文学》汉文版的各民族作家优秀作品之外,还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全国20多家报刊选择各民族优秀作品。可以说,《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是中国多民族优秀作品的汇编。

三、它是中国各民族知名作家的新作与朝鲜族读者见面的文学园地。

大多数朝鲜族读者习惯于母语阅读。因为语言文字的障碍,他们不了解用汉文创作的作家和作品。而《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为广大朝鲜族读者解决了这一缺憾。比如汉族作家铁凝、莫言、梁晓声、阿成的小说,土家族叶梅、哈萨克族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纳西族白庚胜、回族张承志、满族赵玫、蒙古族鲍尔吉·原野、佤族族潘琦的散文,彝族吉狄马加、白族晓雪、蒙古族阿尔泰、满族娜夜的诗歌,都为朝鲜族读者带来了艺术享受或有益启示。这些知名作家的新作,也是《民族文学》朝鲜文版的一个亮点。

四、它是及时了解和欣赏重要奖项作家的作品和文学观的文学园地。《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刊号,刊登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5位获奖者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刘震云的获奖感言,这对朝鲜族作家的创作很有借鉴意义。2012年8月,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揭晓。《民族文学》朝鲜文版2012年第2期特设了“骏马奖”获奖作品选辑,刊发了肖勤、李进祥、金虎雄、叶多美、曹有云、李贵明、王雪莹的代表作,让朝鲜族读者及时了解获奖作家的作品。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民族文学》朝鲜文版2013年第1期推出“名家经典——莫言专辑”,刊载了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及其创作谈,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演讲文稿《讲故事的人》,让读者及时欣赏莫言作品,了解他的文学观。

五、它是欣赏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了解其文学主张的文学园地。《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有个栏目叫“世界眼光”,主要刊载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比如刊登过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的散文《地下的梦》,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散文节选《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及上海外国语学院虞建华等人与帕慕克座谈的记录《东西文化与文学想象》、智利诗人聂鲁达的5首诗作和讲稿《没有冲不破的孤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和文学主张,对朝鲜族作者开阔视野很有借鉴意义。

六、它也是朝鲜族作家、诗人、评论家提高翻译水准的练笔园地。很多朝鲜族中青年作家、诗人、评论家,参与了《民族文学》朝鲜文版的翻译,小说家翻译小说,散文、随笔作家翻译散文、随笔,诗人翻译诗作,评论家翻译评论及其他作品。这种“对口翻译”对朝鲜族作家、诗人、评论家借鉴译作作品,提高自身创作和翻译水平很有好处。根据以往的经验,有的朝鲜族作者从翻译作品起步,慢慢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所以说,这些翻译也在推动着朝鲜族文学的发展。

沟通心灵的桥梁

□刘宪平

中韩两国建交20多年来,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其中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些年,中国作家协会同韩国文学界的交流也在不断发展。我们同韩方合作举办过“汉江—长江”两国作家大型交流活动,巩固了传统友谊,也结交了新朋友。在2008年首尔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中,我们看到韩国人民热爱读书,感受到了韩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我们拜访了韩国翻译学院,了解到韩国为推介自己的文学作品而实施的许多有效举措,我们同首尔的民音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中国中短篇小说选,迄今已经出版了第三版。我们还和韩国朋友以及日本文学界的好友人士合作,共同举办过三国文学论坛,第一届在韩国,第二届在日本,第三届计划在中国。这些活动都为今后的合作交流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完成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

□禹光勋(朝鲜族)

我们在谈论中外文化交流时,不能不谈到不同语言的交流。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不同民族对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法回避的关键环节,便是翻译。

文学翻译堪称真正的“再创作”。文学翻译不仅要表述原作的内容,还要精准地传达作品的历史、地域、民族等内蕴,甚至特定的作品风格给读者带来的独特审美感受。因此,译者要有全面把握了作品的内容、风格、意蕴,才能够“创作”出高水平的译作。

在以往的中韩文学交流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文学作品由韩国人翻译成了韩语。莫言、戴厚英、贾平凹等很多中国知名作家的代表作都有韩语译本,有的还成为了畅销书。这些作品的翻译无疑对中外文学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中国出生成长的朝鲜族作家读来,这些译本总有些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我认为这是由于译文没能充分传达作品内在的文化内涵所造成的。

一直以来,国内的很多朝鲜族作家、翻译家也都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在中韩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但韩国和中国的朝鲜族在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差别,导致朝鲜族作家翻译家的译文很难被韩国读者接受,一般都要进行二度的“加工转换”才能出版。

就如同汉语的表达大致可以分为“南方话语”和“北方话语”,南方话语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代表,优雅细腻;而北方话语相对而言更加粗犷豪放。韩语给人的感觉是优雅细腻的,而中国的朝鲜语深受北部话语系统特别是咸镜北

文学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即使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通过文学交流,也可以在精神层面寻找到共识。喜怒哀乐、爱心、怜悯心、宽宏大量、包容、仗义执言、扬善去恶……在人的感情世界和处事方面,可以列举出许多具有共性的、可以达到相互理解的元素。追求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朴槿惠总统访华时说过一句话:若要走得快,就一个人走;若要走得远,就大家一起去。我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就是我们两国人民要同舟共济,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在本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在促进东亚乃至亚洲稳定、和平与发展中,互相顾及对方的利益,做好自己的事,也做好亚洲的事。这些都为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学交流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民族文学杂志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及时策划并成功推出了朝鲜文版,为促进中韩两国之间作家和人民的友谊和相互理解提供了有价值的媒介,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朝鲜的友谊。

民族文学杂志社举办这个改稿班,十分及时。提高翻译质量应该是目的之一,而邀请韩国作家与会,也可以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对今后遴选作品,韩国作家们的看法可能会很具建设性意义。

面向国内外读者办刊

□吴相顺(朝鲜族)

道方言影响,粗犷豪放,充满活力。韩语一直深受日语、英语等多国外语影响,而中国朝鲜语受其他外语的影响较小,大量吸收了汉语中定语、状语的用法,并且加入了比喻、隐喻等很多汉语的表达方式。这些都导致了目前国内的朝鲜语跟韩语存在一定差异,翻译作品会给韩国读者带来一些距离感。

这样看来,韩国和中国朝鲜族的翻译各有长处和不足,而文学作品翻译的终极目标是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原作的全部内容。既然已经发现并提出了在中韩文学交流中翻译这一关键环节存在的问题,我想通过韩国与中国朝鲜族翻译家们的通力合作,一定能够圆满地解决,完成我们在中韩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使命。

性还不够强的问题,但这只是白玉微瑕。今后要着力于提高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准,不断发掘更多优秀翻译家参与翻译工作,同时组织多种形式的改稿班培养年轻一代的翻译家,形成强有力的翻译团队。为了进一步提高杂志质量,要多召开研讨会,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在作品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互相交流经验,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看到,自《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刊以来,积极举办各种活动加强与地方的沟通。目前,朝鲜族城市人口在逐年增多,北京、上海等地聚居了相当数量的朝鲜族。应该把目光投向这些读者群体,加强与沟通,通过各个城市的民间团体,来确保读者的数量。再者,也需要尝试进入韩国市场。目前韩国的教授和学生对中国文学乃至少数民族文学的关心度大大提高,有关中国文学的韩国硕博毕业论文也在激增。《民族文学》如果可以实现更多的作品交流、作家互动,将有可能吸引韩国的大学、机关图书馆等单位,以及更多的韩国作家、学者与读者。因此,《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可以考虑在中韩两地同时印刷发行。

(徐海玉 译)

韩国和中国的邻邦友谊由来已久,我们共享“汉字和儒教”悠久文化传统的滋养。现在,我们要加深两国在文学上的交流,我觉得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成立一个“中韩文学家协会”。通过这个协会,进行两国作家的作品交流和作家交换访问。

今天,我们在哈尔滨举办文学论坛,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三省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有着特殊记忆的现场。20世纪曾经出现过的极端对抗不应该再次出现。我们文学家应该站出来,调节好邻邦国家之间的情绪。因此,通过这样的文学论坛,加强东北亚的文化艺术交流是非常必要、紧迫的。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出现以刀枪相见的政治、军事问题,通过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来温暖、安抚亚洲人们的心。在这里,优先需要文学的力量,而且电影、戏剧、音乐等艺术的多样化融合也必不可少。亚洲作家们要有这样的责任感,要一个个凝聚在一起,对韩中文学家来说,更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在文化上也变得越来越繁荣。目前,中国有数万名作家,每个月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惊人的。随着经济的腾飞,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去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蛙》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出版,改编成影视作品也感动了全世界的读者和观众。其实,中国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今年,我们在韩国出版了《亚洲小说选》,中国的作家,我们选发了铁凝、益希单增、叶梅的作品。这一小说选集是每年由韩国文学评论协会在亚洲出版发行的文学杂志中,遴选出优秀的15篇短篇小说结果出版。我相信这个小说选集将成为亚洲文学,特别是韩中文学进行交流的良好契机。

20世纪90年代中韩建交,20多年过去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虽然也有过一些零散的、个人之间的翻译出版,但还缺乏文学团体之间稳定的、成系统化的交流计划。希望民族文学杂志举办的这个活动,能够促进中韩文学交流的发展。

1910年代,韩国年轻作家李光洙、金东印、金南哲和中国的鲁迅、林语堂在日本东京留学的时候一起思考亚洲的未来,一同酝酿发起抗日运动。这也成为1919年韩国“三·一运动”及中国“五四运动”的开端,成为推动近代化运动的导火线。今天,我们韩中两国作家应像8世纪作家崔致远所作的《泛海》一样,共同担负起“亚洲价值再创造”的使命,让鲁迅等大家的文学精神在今日的文学青年、作家身上“复活”。

当今的21世纪,我们更怀念如同唐朝时期的李白、杜甫或者崔致远一样的“泛海”哲学世界观。我们需要宽阔的疏通空间。真正的文学,如果被局限在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国家,那么它就是一个“囚犯文学”。过去的俄罗斯文学告诉我们,文学要超越国境,需要相应国家的支持。文学作品的发表要开放,各国对外国作品的翻译也要持续、积极地支持。

(徐海玉 译)

韩国与中国:文学路上的朋友

□韩国申相星